

168
4
6

瓊臺會稿

六之七



瓊臺會稿卷之六

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 禁密地為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 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已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無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違

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
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官未幾

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東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
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
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馭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
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
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
以其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
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也

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予
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
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既委質以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
樂又豈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劑治道交
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
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
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
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宜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克庶吉士賜讀書中秘

又明年擢翰林編脩秩滿推恩賜先臣以臣官母氏爲孺人未幾陞今官涖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叅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久曠不勝霜露怵愴之感幸今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命有司給內帑寶鏹以爲道路費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爲詩子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爲古詩八句凡四十言人得一言卽其言以爲所贈詩之末韻既成粹以次序將書于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予予於君頗有一日之長君

廷對時在翰林叨爲讀卷官既而選階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寮采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偃偃然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己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子烏敢以一己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群賢並進之秋

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先左足而軋已者君乃獨封章再進必得所請而

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克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與道俱無所往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爲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乎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東以其情言于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久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

上曰如今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 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 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卽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諭德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

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榮親者固
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
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爲榮也孰尚焉君之
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闊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
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輝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展祭于
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茲時也
必有目其實而齎咨歎息以爲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
而感發興起爲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爲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
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
待養者矣於戲君之茲行此其爲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
世爲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爲美談播之聲

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地學同道且又同官
於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母氏幸無恙而所志猶
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群玉之後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而其所以得之必以其漸
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勲庸於國必其
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
俞君振恭歷官二年例當得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
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京師先事謂振恭曰吾家荷先
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爲主事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

上嘉之 命某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己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為人臣子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况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

聞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 國朝尤盛清

節翁躬德秉義為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亢厥

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

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致茲異數有由

然也異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荐致當不止

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

予俾為贈言無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澹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某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

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爲
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
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
之氣獨鍾于物不鍾于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于萬物得
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者爲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
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
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
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
近年以來日以寢盛今

聖天子復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
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澹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
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
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
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
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詔旨丁寧趣召再四
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
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
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獨古
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
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
不可不知勉也予故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

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敕光祿賜酒饌內帑錫寶鏤二千貫

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資人言以爲贈言以贈公蓋將以爲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撮公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于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爲天下儒宗晉陟春官長貳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出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有年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爲定制他如 親藩典制外夷朝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蓋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然亦或有尼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振勵激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繙閱簡冊輒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辯輯錄成書歸而進於朝矣然非其全也蓋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巔求罅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人之所未備而爲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爲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存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渠之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于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

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

天享

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

咫尺 天顏以道引贊助 聖躬以裸

獻所以對越

上帝靈承

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于以受祿于天而錫綬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無盡也如此後

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 盛時起家諸生而存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畷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困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

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功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顯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輶哺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為長歸裝又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日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 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為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難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于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為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諉惟公無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于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為公勇也惟當眾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

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諷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正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歸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百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亶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順公通家生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予嘗歷考史傳嶺南人入仕中朝垂名竹帛者雖不多見然有一人焉則必以直道自持其進也未嘗不以禮其退也未嘗不以義在唐則有若張曲江姜日南劉丞相在宋則有若余安道張宋卿王大寶崔與之諸公雖其生也不能無齟齬於世然而百世之下公論歸焉求所謂奸險諛佞之徒史殆絕書嗚呼若是者雖係乎其所存及所遇之時不同其亦地氣使然歟予

友林君雲鵬嶺南潮陽人也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奉
命理兩湖鹽政為怨家所搆落仕藉謫塞外尋為總戎者薦復
冠帶乃者

皇帝復正大統凡謫戍者咸得叙用眾謂君自此可以馴致通
顯矣而君乃以尊府大叅公致政家居首上章懇求歸養乃得
以前官致事以歸夫七十致事禮也古人未七十而致事者僅
二人焉然錢文二公當進用之時慮盛滿之戒而豫為退休之
計君子猶以為難矧君出久鬱之餘幸而僅得以少伸其氣乃
能遽舍之而去則其視前人為尤難一時與君厚者喜公當盛
壯之年遂歸養之樂豈冠綉衣趨拜庭下殆與杜少陵送竇侍
御詩所謂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之句符焉因分

為十四韻各賦詩以美之且摘綉綵二言屬君歸以扁其居第
之堂一以榮君之恩一以娛親之志詩既成謂予亦嶺南人也
特屬以序予聞君家世為嶺南宦族之冠曾大父仕元為行省
員外郎盡忠所事大父及今大叅公皆佐大藩知名當世君自
幼負竒志不肯媵阿隨時好及為御史持風裁不少屈竟以是
得禍然名亦由是益彰惟禮與義未嘗造次或離宛然鄉先正
典刑也故其進退之際不易如此其志固有在矣若所謂青春
立霄漢之綉衣白日趨庭闈之綵服此仕宦者之常榮兒女之
常孝不足為君道於是乎書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

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開口論天下事疊
疊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
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
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卽
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
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入貢道
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群入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
下咸被群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徂故常直至廳事
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兇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
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潘臬
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董乎邑人於是大攝相戒不敢犯
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
山東陽穀縣縣多椎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
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厌恶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卽
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卽躬鞍馬具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徃
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強扶貧弱爲事兼
并家忌之肆爲謗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擗撫無所得卒
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
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
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
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乃喜溢顏面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
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冕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

壁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竒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爲愈哉予旣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竒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駿垂胡天賦竒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奚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卽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旣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卽上章乞致事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

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倖者不能畢懷宴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為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潛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為八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朝得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常布之素而况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祖交莫逆先父編修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人久別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

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况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蓋彥宜之所與者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嶄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爲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爲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於天理民彝可以爲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重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矯偽之習富有力者徃徃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其鄙且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衣食資不濬爲姦慝事凡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

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于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
而於下田畚蛋之間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 京者相見
之際輒有問及之者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
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
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復自賢謂昔人周聞知而
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
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其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
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僭放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
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
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
詆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
必有所處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

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
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
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
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
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旣粹成帙將寓歸
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濬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
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
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以其名名豈可以

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蘇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卽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卽拔於衆人中而進于 清嚴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 禁門而名聞于華夷功著于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百二十歲之上壽焉足爲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

而再合滴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
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
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
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彪
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
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 耿光沐浴膏澤醞釀透徹
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
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
矣先生官 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卽有太常之 命年旣至乃
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夫以先生一身
生長出處皆值夫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
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
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者先
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 旨歸省預求縉紳
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
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
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
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
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

生千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暮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卽滿其數官之品止于九公再陟一階卽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旣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駢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

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居南京間其得於家庭告詔蓋有素也公資稟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襁褓中卽爲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或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大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貶封之典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

不哀孫曾滿前受 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既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己亥十有二月七月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筆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既成以序引見屬謹書此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誅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明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于 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

爲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醕穀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頽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於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効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被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

者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率
度驩忻交通其樂為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
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
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
與焉寧能不感于心然而 命服之輝煌 天詔之褒嘉瑰辭
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章
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 京師雖有離憂親
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
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
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癯然一翁鶴髮顴顏面如渥丹超然物
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
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萱闈十又二莢是爲初度之辰沂其懸
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三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綉持斧
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温然之玉潤澤可挹則
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也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
英瑤華來自劔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
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比秋分之日
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炤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
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夫人是翁也其

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
正光彩燁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
重雲兩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
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
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末予言者翁之外孫
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蓋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
強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
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
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謂

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
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况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
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叅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與二公皆同年進
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子年三十四轉
眼之間三十有五年矣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
佚之期而自佚今家居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
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回思

冕旒臨軒奉揚

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人者得
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
爲吾榜中人殿不爲不幸也然公文歸故鄉希仁官外藩予不

出國門老 朝著間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 京得與
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鑿衛武公九十五
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
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
訃至 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云亡豈
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
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
者一二人儲于無用之地以擬之倅然出之於又鬱之餘一時
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嚮往必將翕
然應之群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
營費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
氣則不損其視夫爲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
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搆以疾乞身
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
不惜其去之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
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著邊
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
雖有水旱之災非橫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
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

亡而深爲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爲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顧頌爲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旣爲文辭以哀之又爲諸公引其爲辭之首如此云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于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

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勅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計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吊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閭名姓不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然而然歟署正君旣粹成帙偕其

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剖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爲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間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足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稔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于京師允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
梓成帙青田潘舜絃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爲之
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
韓文公稱之口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逢
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
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爲
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
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
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宮僚逢
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
矣及需選天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郎當
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
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
省以書試也顧所在輒失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
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間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
死旬日間以待朝廷一命需其冠服以祔於棺藉其名位以
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
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
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毋 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 京
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
贈洗馬公合葬於其鄉因稭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
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爲一帙俾予序予託交明
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
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公東里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
自幼爲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門薰蒸陶染衣冠步趨自與
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
嬪于儒家禮節儀範迥與其衆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
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暨所謂慈訓錄者益知羅公
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爲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
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
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况有洗馬君
爲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代旣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
之典又能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說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榮
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爲之哀悼固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素爲
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致之歟

序

瓊臺會稿卷之七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

之手筆也合易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
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數十其大要在尊王賤
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
中國之為中國人類之為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
地相為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
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為周公為武文為湯禹
為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
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
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人正
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
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

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
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
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
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
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猶復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
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能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
秦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荊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
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
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
之遏之惟恐其稍復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侏離其語言龜
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

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爲中國室豈但
猶復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過之又不知其何如
也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爲姚樞竇默所
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
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
者必深責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躬屏氣
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
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爲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
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
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戎
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
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些乎哉予曰爲一

世計則許子固不爲無功矣爲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
則一世與萬世孰爲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
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遠矣其能相掩乎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
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卽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
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承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
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后
同受群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
其教法蓋蔑然矣庶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須
國有大議遂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
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

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
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
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為乎哉中國所以不純
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
泯中國先王之澤猶存乎耳豈盡許子功邪客曰若子之言凡
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爾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
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為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
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
颺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之流欲詘身以信道爾道
寓於身身詘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旣亡矣許子生
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

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王道說魏齊之君曾
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
言為然且為之辨析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
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
以戰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
下之亂云耳今乃惓惓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
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
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善乎先儒有
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
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

一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邪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息有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爲之反覆開喻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柰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至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况以許子天

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其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天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子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徃徃不之考焉此子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暨

列聖之紹基屢 聽講於 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泰和之

治一皆本乎 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

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

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

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

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緝閱之時輒起編纂

之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度

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

是蓋一念區區報 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

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

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

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

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

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

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

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

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

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天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

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剡取無遺紀善行述嘉

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

微仰裨 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
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
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
將仁孝之德孚于宮闈

元良之聲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
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必求助肇啓周成訪落之心首深
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
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
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
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
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

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曷試蒞政臨民

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
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
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
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
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求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
肩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以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
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
進以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 恩以下逮
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 九重之恩
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 兩宮協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
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
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

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賁數仞之宮墻玉璫黃流

乃裸乃獻皮弁素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
奏 玉容睟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纁綵以展儀祭

酒瞻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

衿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輝縉
紳增氣駢蕃 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降絲綸以

獎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
魯鄒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乏象賢之資

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可慚鷓鴣在梁被美服兮
不稱冒榮為幸報賜何階伏願惟 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為儒教之宗奎壁輝煌

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並日月以昭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輿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列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不圖粵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

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旣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

光昭

祖武弘迓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習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 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道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竒文汲冢西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群藉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宮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咸容示

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踈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 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駢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 清間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

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爲民先當承

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

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

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

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下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消吉日農祥晨正土

昧春滋卽齋宮以潔心欵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

之間綠耦朱紘容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墾借力以終

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旣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

闕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

昌辰 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

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弘治辛亥八月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

之敷遺者旣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以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

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續五聖之洪圖

帝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

死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

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

聖母徽號特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

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

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嘖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即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充為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經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

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為大孝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羨墻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勅臣懋監脩臣

吉等總裁臣溶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脩別開史局群集儒臣
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章奏內而六曹百司之所
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
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
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
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畢備其始終賢
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秘每歲之抄述
寶訓以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
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
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
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
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
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
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
名掌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
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旣衰旣
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旣無左右之先容亦靡
臣僚之推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
月普慶之日特頒手勅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䟽之情詞雖

懇

聖心簡注 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喜
極而泣頓振起其衰繭既推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為之心非
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 恩深義重而無以為報
敢不委身殉 國自頂至踵畢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以陳於

帝展叩囊底之餘智尚或可為庶紙上之陳言不為徒託雖曰
日暮途遠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
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
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月
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脰
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頓之失有孤豢養之 恩與
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
冀 慈憐臣感戴 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陳

謝以 聞

請建儲表

弘治
壬子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冊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求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為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庶

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游雷之震軒龍

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

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社兆民咸仰德以

歸心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

宗社之重而豫為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盛陽之嘉

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

有所憑依益堅盤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

祖宗佑 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 國本當在所先粵

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

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詒孫謀而有永治已私矣

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

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

皇上雖以幼冲為辭然

聖嗣本以生知為德矧居嫡而居長豈克疑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為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

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

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闕昌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為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繫四海之心尚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 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

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

九重冊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驪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異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為瀆勿以聖子尚幼為辭上以奉

兩宮之權下以愜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祊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
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
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
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傲德秀凡例採輯五經
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
曰止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
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
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

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
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
其所行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
故所行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
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 表文一通開寫卷首
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 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
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
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
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盖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

之私意杜譏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 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盖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為不朽矣 臣不勝懇摯願效之至為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膳副本發福建布政司着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為陳情乞恩辭任事 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恩休致未蒙 允許 臣 祗奉 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泣事少待

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况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升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群賢布列之時用此尪羸無用之老臣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臣事煩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眾所共知伏望

皇上鑒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臣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

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其
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謀謨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
後用之則年既老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
之才決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末如之
何也已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有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
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
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
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
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
至致仕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事已去病勢日加無
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遠鍾鳴漏盡之時臣
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激之行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
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
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
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踈衰朽之
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
學而爲儒得以所學以爲

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
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况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

環學金真卷七
五
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即問見事即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 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 聖明所棄正 臣竭誠盡心據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 顧乃屢行奏章以辭 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既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

皇上察 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偽之讓憫其老病賜以殘生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 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敕命 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 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 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 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為節初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 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 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 臣幸遇

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
又群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
敢故違

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即超陞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塵

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裨
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以年至七十乞恩
休致又蒙

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

上章乞歸田里疊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
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

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
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密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
危所繫非優老養疴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年少氣
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為今則閱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
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
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
以為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眇有非老人心

志摧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已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五夜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

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祇受臣竊原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

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一類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

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爲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人已有勅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論釐革時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

仰惟

大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
闡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
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
會嗜欲開先之際生

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
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
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兩京

畿暨十二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弘
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
異鳥三鳴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
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
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
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
徵之應深可畏也

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
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

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
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為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為無及矣故天
既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為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為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無
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為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為今日災
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為一時而已哉
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

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
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
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憂
屈已虛心不以鎮危為諱防愆而剛為之制思患而豫為之防
遇凡 聖心有所思惟有所謀猷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與夫臣
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
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適於
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
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
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

行而衆思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覲吾機便之可乘上纒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動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孽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致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

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
 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
 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
 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
 鯀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為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
 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
 臣不佞謹擬為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
 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
 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
 徽宗為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
 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

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升作悟真篇一人著書教人

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
 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
 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
 書以效其所為者豈得長生哉有言剏造寺觀以植福田者請
 諭之曰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朝天大德靈
 濟等宫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別建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
 無以加矣又何用別有所營造哉矧今國家經費比

祖宗時石倍民窮財盡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為之

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為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

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已而不

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爲哉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本朝於佛道二教久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別刻新本爲哉刊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苦不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脩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爲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爲觀羨也就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况其爲教以清淨慈悲爲事彼佛天尊於真寘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爲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讀誦講貫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爲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三童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猶未成遽以若誦此經爲言人誦此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爲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爲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患邊者遣僧諭之尋即寧靖本朝因元

之舊封其酋長爲王蓋爲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祛攝之法慶讚施食之科也既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爲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况今番僧多非本種徃徃作奸犯法大爲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蓋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爲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爲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禱者爲民而已非爲已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爲諛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况扶鸞筮呪符水效巫覡之所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蓋主於娛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害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糜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歛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爲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舊加多就一人所給計之所得固少總計國家之

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為民恤財而臣下亦當為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為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為奢藏之費小人欲效尤盜國家之財以利已肥家往事可鑒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于官府者請諭之曰唐人官市為史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廛市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營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况其資本多積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為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為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闢田以為已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為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為百官之俸祿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况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闢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戚休同之惟知為家以植利而不思為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

匱乏事事皆爲減省則財用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
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
眼前未至之絕姑且應用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民力
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之
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
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蓄
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
之內其尊無對其富無倫况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
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
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徃徃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
圯頽厭姑仍舊費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
足以居必爲脩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
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
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以備顏料
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
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爲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
以爲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宮室之舊
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
之經費以爲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灾
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
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
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

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待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合于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己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歛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已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爲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絕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流品既惜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爲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况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

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
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爲過也然
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
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况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
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
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闕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
法公道不明廉耻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
此也由是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
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臣老矣性迂
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
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既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
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躓直之愚 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
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官等項皆
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瓊臺會稿卷之七終

生員甘一驥校正

--	--	--	--	--	--	--	--	--	--	--	--	--	--	--	--	--	--	--	--

[Heavily damaged and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